

金山憶舊 (四)

張香譜

廬山談話冠蓋雲集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，吳校長在民還在奔走募捐的時候，華北日趨緊張，日本軍閥得寸進尺，終於發生「七七」事變，在蘆溝橋上，燃起神聖抗戰的火把。

民族到了最後關頭，戰爭？和平？為國是的最大問題。蔣介石先生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，汪精衛以中政會主席的名義，召集各省軍、政、學三方面的首長，參加有名的「廬山談話」。廣東各大學校長，被邀出席的有國立中山大學校長金曾澄，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，勳勤大學校長陸嗣曾，廣州大學校長陳炳權，廣東國民大學校長吳在民出國，由我應邀出席。我們五人約齊同赴廬山，參加會議。在抵達廬山辦理報到時，各省的軍政學界首長均已到齊，冠蓋雲集，我們被指定住仙巖酒店，開會時，由中政會祕書長張羣報告軍備情形，汪精衛主席報告外交情勢；但主戰主和，議論紛紜，難以決定，卒以記名投票

方式決之，結果：主戰者佔大多數。蔣委員長即起立發言：「在國策決定既主張抗戰，我即執行國策，尅即飛回南京，部署軍事；廬山會議未完議程，請汪主席主持」。蔣公又繼續發言：「抗戰國策既由在座諸公決定，請各位起立，高舉右手，宣誓効忠國家。在抗戰開始以後，站穩崗位，為抗戰到底而努力；軍政人員克盡厥職，大學校長及各位教授不須參加作戰，但希望各位站在本人崗位上，維持戰時教育，勿使絃歌中斷」。於是，出席全體人員一律起立，舉手宣誓。所以，我在抗戰期間，歷盡艱辛，維護廣東國民大學，雖屹立前線，絃歌不絕者，乃履行在廬山的誓言，決非為個人之沽名釣譽也。

神聖抗戰展開以後，地無分南北，人無分老幼，共赴國難。不久，吳校長在民又奉政府之命，任為廣東省臨時參議會議長，校務又由我一人負責，以迄勝利，復員廣州。

當戰火蔓延至淞滬，東戰場開闢之後，敵機便開始侵襲穗垣，毫無人道，獸性大發的日本軍

閥，以屠殺為手段，狂炸廣州，致員生不能安心上課，職工也不能安心辦事。本校不得已，暫時停課，辦公處則在廣州南岸的芳村，租一楊桃園，搭幾座寮寮，以為臨時的辦公處。然終非長久之計，決定擇地遷校，中學部分兩處遷往：一遷於新會縣江門市郊的範羅崗，一遷往台山縣的白沙墟；迄後敵機又狂炸白沙，逼得又遷恩平縣的大岡墟。後來，範羅崗的中學部，又遷到開平。至於大學部究應遷往何處？議論紛紜，莫衷一是：主張遷廣西者有之，主張遷羅定者有之，主張遷香港者有之；我則力排眾議，主張遷開平的樓岡——吳校長在民的家鄉，或開平的張橋——我的家鄉。理由有三：（一）如果遷往較遠的地方，人地生疏，一則搬運費太大，無從籌措；萬一該地也發生戰事，「人生路不熟」，既無地可避，也有絕糧之虞。（二）若遷回開平，家鄉所在，人地配合，縱有戰事，我們可以退入深山，以求自衛，決無被土人欺凌之虞。（三）本校現有學生，原籍多屬四邑及南路各縣市，遷回開平，他們就讀

容易，可免失學。校董會開會數次，卒接納我的建議，決定大學部遷往開平，我即迴同張橋，與族人父老商量，提議將本族（張姓）祖祠共二十四所，借與廣東國民大學充臨時校舍。各房父老均已答允，祇一部分無知鄉愚，誠恐大學遷到，可能惹起日機的狂炸，要我提出安全保證。我雅不欲用高壓手段，與鄉人爭論，乃放棄張橋，而改取樓岡的策略。後來，樓岡因民大遷來，而造成空前的繁榮。那時，張橋的族人又追悔不已。直至民國三十三年之夏天，日寇為策應長衡大戰，進犯三埠，本校正式遷往張橋，本族大表歡迎。三十三年之前，曾有二十九年的「三、三」之役，三十年的「六、二四」之役，日寇也進犯三埠——長沙、荻海、新昌。本校撤退到張橋，張姓父老已舊事重提，希望我們設校了。因此緣故，乘他們的自願，於「三、三」之役日寇遁走之後，即在張橋設中學部。

播遷流離艱辛幾許

當大學部遷赴樓岡時，拜訪吳族父老，與之洽商，承他們的厚意，一致贊成，允將樓岡新墟的空地，撥給我們建築校舍。由吳族祖祠購備磚瓦木石的建築材料，要求本校負擔建築的工資，我便一口承諾，勘定地方，測繪圖則，尅日動工。在新墟地區建了兩列校舍，既可作課室，也可作市場式的商店。每列十間，作長方形，上下兩層，共四十個單位。雙方訂明，本校遷到樓岡，全部充作課室、辦公室、宿舍之用，本校復員廣州，則全部交回吳族，作商店或作學校，由吳

族自決。我用了二十萬元的資金，即建成一座規模較大的校舍。我指揮員工，開始從廣州搬運，遷校樓岡，幾經艱難，才將冊籍、文件、校具、儀器、圖書等運到；不久，員工學生已陸續集中，正式上課。幸而未雨綢繆，及早遷校；否則，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，日軍以四萬之衆，在海空掩護之下，在大亞灣登陸，二十一日廣州便淪陷了。從此荔子灣頭的餐宮，惠福路的華僑紀念堂，喘息於獸蹄之下，達六年十個月之久。直至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，本校復員廣州，校旗始再飄揚於珠海雲山之間。

古老的樓岡墟，突然增加了我們員生四五百人，消費者的大增，使市場繁榮，生意蓬勃，成為空前的熱烈。其後中學部也從江門的範羅崗遷來，乃在樓岡墟口的吳族祠堂設初中部，由陳貫純主任負責；並選擇離樓岡墟約四華里的波羅鄉的周姓祖祠，設高中部，以麥逢秋教授為主任。兩部分辦得有聲有色，對戰時教育，貢獻甚大，屢蒙廣東省教育廳的傳令嘉獎。

當我們遷校樓岡時，有一部分東江各縣學生，及毗鄰廣州各縣的學生，先已離穗前往香港，教授中也有部分避難海角，來函請求在港設立分校，邀我赴港處理。爲了關照學生，安置同事，我認爲義不容辭；但其時廣州業已淪陷，三角洲上，敵騎縱橫，乃由陸路南赴廣州灣，歷經艱辛，始從水路轉往香港。既晤在香港本校同人，商議進行，遂在青山屯門墟附近，租得蔡廷楷的別墅芳園，以設香港分校。由總務長盧熙仲、法學院長伍藻池、文學院長黃軼球等留港主持，我

則迴同樓岡，主持正校。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的黎明，日機突襲香港九龍的啓德機場，較早已先偷襲珍珠港，掀起了太平洋大戰。聖誕之日，香港完全失陷，港校員生，不甘作淪陷區的順民，衝破敵偽的封鎖線，奔向自由區，潭江歸帆，全校又集中於樓岡了。

先是民國二十九年的「三、三」之役，我率領大學部及附屬中學部的全體員生，撤退到我的故鄉——張橋，經歷一次兵燹，便體驗到要狡兔三窟，以策安全，遂在張橋設立中學，借本族傑夫祖祠、天秩祖祠、長寧寺、真君廟等祠廟，作高中校舍；復借橋陽小學爲初中校舍，聘張橋鄉鄉長張尹堂爲中學分校主任，四鄉學子來投考者甚衆，擁有學生四五百名，學雜費的收入，可以自給自足；亦幸早有安排，民國三十三年之端午節前夕，江會日寇爲了呼應長衡大戰，特分水陸兩路進攻；一路由新開路進攻開平的單水口，一路沿潭江用汽艇突破陳沖的封鎖線，進攻台山的公益，然後夾攻三埠。佔領三埠之後，分別進犯台山縣城和開平的波羅，鞏固兩側，便盤據三埠。這時，設於開平的本校的大學部和中學部，則全部撤退至張橋，賴以張橋中學部的根據地，從事擴充。蓋搭葵寮，以充課室；又租賃民居，以爲宿舍。於是絃歌不絕，直至抗戰勝利，復員廣州。

當香港之淪陷也，港校同人，大義凜然，衝破敵偽的封鎖，歸隊樓岡。以本校每年在高州招生，投考者人數甚多。爲發展校務計，爲狡兔三窟計，特在西江南岸的陽春縣春灣地方，設置分

校處，由總務長盧熙仲兄負責主持；並疏導一部分教職員到那裏工作，以免人才過度集中於樓岡。且曲江為廣東戰時的省會，為軍事、政治、經濟的中心，至民國三十二年年初，韶市繁榮，為嶺南之冠。校長吳在民有見及此，於議壇論政之餘，不忘教育，欲在韶成立分校，來函詢我意見，我當然熱烈贊成，韶關分校於焉成立。乃由秘書長郭士恭兄赴韶，勸助吳在民工作，校政則吳在民主持。抗戰軍興，中央領導青年學生，為三民主義而奮鬥，以復興民族，完成革命，特在全國公立大學，設立中國國民黨直屬區黨部，也設三民主義青年團直屬分團部。區黨部由我任書記，盧熙仲、李伯賢等為委員；分團部由我為指導員，梁寶羅為主任，許乃應為書記；後梁寶羅赴廣西大學任教，改由許乃應代主任。後來，吳校長提議將黨部遷韶，兼辦團務；團部留樓岡，兼辦黨務，我也贊成，乃由黨部總幹事梁德參，於三十一年秋季，負責將黨部遷至韶關。

國民大學在最新線

我相信，廣東國民大學是全國屹立最新線的學府。

我們是屹立于江會前線，所謂江會者，乃指江門及新會縣城而言。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廿日，日寇陷羊城，隨即分兵進犯三角洲各縣，中山、順德、南海等相繼淪陷。不久，沿西江蠢動，分犯三水，新會，於翌年的春天，以汽艇從豬頭山登陸，直撲江門，一路迂迴杜阮，附江門之背。其時，廣州淪陷不久，大軍西撤，同旆非瞬間之事

，由縣長李務滋指揮地方團隊，孤軍作戰。於是江門及新會縣城，同日失陷。及「還我山河」部隊馳援新會，廣東省江防司令部亦派遣佈雷隊伍，趕到七堡、陳冲、石咀等區佈雷封鎖，而江會之敵，傾巢而出，企圖沿新開公路，進犯四邑心臟的三埠——長沙、荻海、新昌。「還我山河」部隊，捍衛僑鄉，迎頭痛擊，浴血鏖戰於大澤、學堂山、潮透等地，苦戰兩日兩夜，把日寇殺得遺屍遍野，遁回新會城，而利用小梅山炮陣地，阻截我軍進攻。於是以前蓮塘、李苑為緩衝地帶，敵軍守小梅，我軍守大澤，而以馬山為前哨，是謂之江會前線。

由大澤而至司前，由司前而至單水口，由單水口而至三埠，由三埠而至樓岡，路非遙遠，相距不足八十華里。大澤與小梅間之敵我炮戰，隆隆之聲，時常可聞，而我們危城講學，絃歌不絕者，乃象徵中華民族的不屈不撓。

自江會失陷，四邑傳警。四邑乃華僑故鄉，海外華僑紛紛籲請政府，以武力保衛僑鄉。政府俯順僑情，特成立廣陽守備區指揮部，雖以四邑為守備中心，但轄區遼闊，上起順德、南濟，下迄陽江、陽春。除一五六師師長王德全兼指揮官，有第一五六師為其基幹部隊外，其餘迭任指導官，都沒有配屬正規軍，只能指揮保安團隊，游擊挺進縱隊，地方民衆自衛隊。地區廣闊，兵力薄弱，幸敵愾同仇，屢創來犯之敵。

本校自內遷樓岡後，以前線大學，頗予人精神號召。於是，四邑、西江、南路各地區的學生，聞風景從，遠道前來投考。本校也為了減少考

生長途跋涉，特派施調生兄前赴廣東茂名，主持南路新生入學考試。我又適應戰時需要，特在大學部設職業訓練班，內分警監班、會計班、公務班。總計大學本科、訓練班、高中部、初中部的學生，合共約有四千餘人。員生精誠合作，校務蒸蒸日上。

我們於炮火聲中，危城講學，却有恃無恐者，乃與廣陽指揮部的聯繫，非常融洽而密切。歷任指揮官王德全、彭霖生、李務滋、李江等將軍，都是我們的老朋友，尤其是彭霖生指揮官的太太和其女公子，都是廣東國民大學的同學。我們與廣陽指揮部的聯絡，遇有緊急事件，乃靠通訊，裝置無線電話機，由指揮部指揮官室直駁民大校長室。如有日寇來犯的消息，指揮官即以電話通知校方，準備於必要時緊急疏散。所以我們能安心講學，不虞意外。我們也幫助軍方宣傳，如民國三十三年端午節之役，本校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分團的團員，在許乃應率領之下，參加指揮部戰時工作團，擔任戰地工作。許乃應並擔任前線的公水區主任，後來他組織地方武裝民衆，與日寇作戰一年，奉中央團部頒發勇字獎章。

我們依賴着廣陽指揮部的幫助，日寇進犯三埠數次，本校疏散數次——撤退至張橋，均毫無損失。至今思之，使我衷心感念不已！同時，我以記憶所及，把日軍進犯三埠的戰役，及敵踪逼近樓岡國民大學的往事，追述於後，以說明這所戰地大學，屹立前線之不易。

二十九年三月三日，日軍分數路進犯臺開，臺山城及三埠，相繼淪陷。彭霖生將軍憤於僑鄉

淪陷，乃奮不顧身，率領部隊，乘夜反攻臺山城火車站，一五八師由鶴山側擊新開公路，日寇恐被截斷歸路，急分向廣海、大澤遁退。日軍佔據不久，臺開幸免蹂躪；但獸蹄所至，地方飽受災害，國府關心僑鄉，軫念災情，特派中央大員馬超俊先生為賑災委員，賑災四邑，並命廣東省參議長吳鼎新（國民大學校長字在民）、廣東省政府委員黃範一為監放委員，馬、吳、黃諸公親臨兵燹地區慰問賑災，地方人士紛紛請求駐兵僑鄉，以保安全。諸公據情電懇政府派兵駐防四邑，而慰僑情。

新會一戰樓岡陷敵

不久，一師湘軍，奉命來四邑駐防，殊收安定人心之效，但言語不通，諸多不便，雖由本校派勞軍隊為之傳譯，仍未能溝通。嗣後改派一五六師前來接防，該師為粵軍，師長王德全為鄧龍光愛將，饒勇善戰。且復派三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朱暉日率領前來，朱副總司令為臺山人，甚為相宜。該師開抵開平的長沙，四邑各界即開歡迎大會，熱烈歡迎。王師長在歡迎會上，鄭重宣佈：本師進駐僑鄉，對於防務當竭力負責，雖一草一木之微，必盡力保護云云。詎一五六師進駐四邑不及三個月，江會之敵即傾巢進犯，一五六師劉團固守新會馬鞍山，與日敵浴血劇戰，日軍驅數萬之衆，猛烈攻擊，劉團白刃作戰，全團除僅存四百人外，均壯烈犧牲。馬鞍山失守後，便無險可守，我軍轉進有利陣地，日軍以機械化部隊，閃電進攻，單水口、三埠、臺城相繼淪陷，師部轉樓岡

，借本校為司令部，旋偵知敵騎有迂迴波羅，包圍樓岡的企圖，乃撤退至蒼城；敵陷樓岡，再撤至張橋，又以本校附中為師部。我建議朱副總司令及王師長二人，移居我的書齋；但為王師長所拒絕。他以為師部是流動的，我的書齋是固定的，假如他住過的屋舍，萬一將來日軍進犯到這裏，誠恐連累我的住宅，則他無以對摯友。後來，我復建議遷入我的果園，因我在張橋郊外有一菓園，名曰「學圃」，茂林修竹，地方清幽，朱、王二公也認為理想之所，即時遷入，我將園丁調出，由他們的衛士擔任警衛之責。翌日，即在學圃召開軍事會議，計劃反攻：保安隊第九團由恩平公路出擊，保一團由蒼城出擊，游擊第二挺進縱隊袁帶部由鶴山出擊，一五八師由鶴山出潮透，截擊新開公路，三埠正面之敵，由一五六師擔任攻擊。定於某日午夜，以炮聲為號，一齊反攻。佈署既定，忽接韶關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來電：飭一五六師剋即馳援蘆包，以解韶關背腹受襲之危。電文中復有：「四邑區區一隅之地，得失無關重要，毋須堅守」云云。王師長以為曾在四邑歡迎大會上，堅決表示保護一草一木，今臺開兩邑為敵人所攻佔，我們棄之而退，何以對四邑民衆？他寧願自我犧牲，也要完成光復四邑的工作；但以後韶關長官電話又來，限期拔隊馳蘆包。王師長擬自殺以謝四邑人，為左右所阻；朱副司令以軍人要服從軍令，乃以電話通知各路，暫守原防，聽候命令。不料恩平方面電話失靈，即着鄧副師長乘馬趕赴恩平，制止保九團出擊；但在鄧副師長未抵達之前，保九團的團長，以約定的反

攻時間已到，即鳴炮進攻，各路駐軍，一聞炮聲，不等候師部命令，奮勇向前，一齊進兵，敵僞誠恐遭受包圍，被截歸路，狼狽的分水陸兩路遁退，放棄臺城、三埠、單水口，光復臺開。王師長實踐諾言，保衛四邑，特詳為敘述，以為表章。聞大陸沉淪，王師長已解甲歸里，為中共所清算，被害故里，緬懷舊友，不勝哀悼！

當時，朱暉日先生亦以桑梓情深，但軍令難違，殊以坐視桑梓陷敵，不勝沉痛。曾擬一電報，由我署名拍往三藩市中華總會館，請由僑領袖名通電政府，全力保衛僑鄉，萬勿以區區一隅之地，於軍事無關重要而放棄，以慰海外華僑。後來，我到美國詢問三藩市中華總會館，曾否接到該項電報，則並未收到，是否由於戰時電報不能暢通，或是中途截扣，留中不發，則不得而知。

師生保校痛殲日軍

國民大學校警及軍訓學生，也曾力戰敵僞，保護樓岡。在「三、三」之役後不久，復有「六、二四」之役，本校也撤退至張橋，但留校警及正受軍訓的學生，看守校舍，以防歹徒混水摸魚，於必要時始行撤退。某日午夜，佔領三埠之敵僞，以汽艇數艘，滿載敵軍，進犯到二岡附近的交流渡。或云迷途誤闖，或云擬犯蒼城，正欲沿潭江前進，向樓岡進犯。當時江上蛋民奔來本校報告，本校註冊組主任吳夢江——樓岡人，正留守本校，聞訊之下，即調集校中全團校警，本校的吳族學生而正受軍訓者，樓岡鄉的自衛團隊，齊集南陽里右側的高基，截擊汽艇。時在

深夜，彼此不知虛實，但我方保校守土，勇猛作戰，敵艇且戰且退，因不明地勢，竟在沙礁擱淺，恐我方包圍殲滅，乃用擴音器由偽軍以粵語求和，聲言走錯航線，無意侵犯樓岡，要求雙方停火，他們自動退回三埠，如果不放過他們，將來大隊前來報復，則玉石俱焚。時在黑夜，我方不知其擱淺被困，又不知其多寡，殊恐將來報復，今見敵偽遁走，保校守土之目的已達，便收隊凱旋。後來，據蛋民報告，始知潮漲，敵人氣艇始能逃去。本校以此微勞，曾獲軍事當局褒獎狀數張，及附近各鄉，送來燒豬多隻，以酬我們保衛桑梓，造福鄉閭之功。

但我們也曾給日寇的「天龍掃蕩隊」追到張橋，使我們逃避到山區；幸而我們是當地人，熟識地形，在鄉團保護之下，安全撤退，本校也絲毫沒有損失。當年，如不是我力排眾議，把國民大學遷回樓岡和張橋，搬到別的地方，在兵荒馬亂之時，當嘗盡苦況了。幸而人地適宜，吳在民之在樓岡，我之在張橋，族人都敬之重之，以這點虛名，竟使本校在抗戰苦難期中，渡過重重困難。

這次「天龍掃蕩隊」乃企圖打通粵南幹線，打算由鴨綠江直貫海南島，以求撤退南洋及緬越的殘餘。因此使用到強大的兵力，不惜任何代價，以求達到此項目的：一面由江會調來強大部隊，沿潭江進犯赤坎；一面由高州、兩陽地區進攻，採取鉗形夾攻。當東面日敵攻陷開平赤坎，西面之敵已從兩陽竄過了恩平的那龍，開始迂迴包圍蒼城，游擊挺進第七縱隊司令周漢鈞率屬在蒼

城南郊苦戰，所轄第三大隊長周福陣亡。日敵鉗形會合後，復由恩開邊境迂迴新興，企圖撲滅廣陽守備區指揮官李江的部隊。李江率所部轉進夾水，情形甚為狼狽。當迂迴新興的時候，獸蹄就踏進張橋，我們就向東北山區撤退，幸而日軍是過境性質，未曾將張橋本校焚燒破壞。當其「掃蕩」

的目的已達，打通粵南幹線之後，不敢孤軍深入，退回赤坎三埠。我們乃從山區復員張橋，又繼續上課。張橋距離淪陷區好近，不足五十華里，全校員生，剛毅不屈，在炮火聲中，不停振鐸，直至抗戰勝利。談到前線的生活，相信在全國的大學中，以我們的體驗，最為豐富。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庫之六 章君穀著 黎元洪傳

定價新台幣十八元

現已出版請速購閱

中華民國開國之初，黎元洪曾與孫中山先生、黃興、袁世凱並稱開國四偉人之一，在民初歷史上佔據極重要之地位。本書係由傳記名家章君穀先生多方徵集史料，將黎元洪之一生，自辛亥武昌起義、至民二癸丑革命、洪憲帝制戰爭、兩度出任北政府大總統、包括民五府院大政潮全貌，兼及政壇祕聞、軍閥軼史、黎氏之為人及其家庭狀況，乘春秋史家之筆，作公正翔實的記述，允稱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。全書十餘萬言，附以珍貴圖片，定價新台幣十八元，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，立即寄書。